

越过生死门槛的人，大抵会一时少语，甚至失语。所以，再去回忆那场熊熊大火，熊红军停顿踌躇的频次，明显比平时多。变化不止于此，下山回到雅砻江镇政府大院时，同事压根儿没认出他，“一身灰头土脸，已看不出个人样。”

“变样”的熊红军，只是三十八分之一。

从3月30日进山，到4月2日下山，投入凉山州木里火场救援抢险的37个本地村民，与熊红军一起，经历4天3夜的坚守与逃生，终于回来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媛莉 谢凯 摄影报道

## 坚守与逃生 木里38个扑火者的4天3夜



劫后余生的38人，百感交集，相拥而泣。

### 你年轻脚步 停在哪里……

一首《我的消防兄弟》  
带泪而生

凉山州木里县发生森林火灾，30名扑火人员牺牲。看到这个新闻时，在广西崇左市龙州县开服装店的湖南人唐心语，正坐在自家服装店的店门口。阴天，一阵风吹来，她身体颤了颤，瞬间湿了眼眶。“这阵风也曾吹在他们的身体上吧？”她想。

十几分钟后，她在手机上敲出了《我的消防兄弟》的歌词：四月的风吹着四月的你，四月的凉山呼唤着你，消防员，我的消防兄弟，你年轻脚步停在哪里。四月的风吹着四月的你，四月的凉山在哭泣……

歌词被转发到一个原创音乐群里，被重庆的原创音乐人胡海舰看到，一根心弦被瞬间打动。4月2日下午2点，他仅用了15分钟，为歌词谱曲，唱出了约1分钟初稿。

“牺牲者中最小是00后，比我的孩子大不了多少。”胡海舰告诉记者，当时他正准备从朋友家里到录音棚录另外一首歌，无意中看到这段歌词，他便拿起吉他，一次性创作完成。“作为音乐人，想用音乐来表达哀思。”

此外，有网友提出疑问，这首歌是2017年创作出来的。面对质疑，胡海舰告诉记者，实际上，2017年是网上专辑的创建时间。他曾在网易云音乐创建一个数字专辑，里面有很多歌和demo，《我的消防兄弟》这首歌是4月2日才上传的。目前在网络上出现的1分钟版本，是一个初稿。这首歌的完整版即将出炉，与公众见面。

唐心语也对初版歌词进行了完善。“此前的版本是我含着眼泪写出来的，情绪使然，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她告诉记者，完整版的歌词她希望表达出更多正能量的情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秋凤

《我的消防兄弟》完整版歌词  
作词：唐心语  
作曲：胡海舰  
演唱：胡海舰

脸上的疲惫 来不及洗去  
还留着 烟火的痕迹  
青春飞扬 无悔的你  
那一刻 勇敢的心  
你说沿途 的风景很美丽  
不曾想 是最后的别离  
烟散去 我的心里  
只留下 你的回忆  
四月的风 吹着四月的你  
四月的凉山 呼唤着你  
消防员 我的消防兄弟  
你年轻脚步 停在这里  
四月的风 吹着四月的你  
四月的凉山 在哭泣  
消防员 我的消防兄弟  
你的名字 刻在我心里



扫二维码  
看本文视频

## 亲历火场

### 3月30日晚8点30分

熊红军带领12名村民从立尔村出发上山

### 3月31日早晨

熊红军一行与邻村25名村民会合

### 31日上午

到达火点扑灭零星火苗

### 31日下午

发生爆炸，他们用了约5小时逃到火场外

### 31日晚上

知道消防人员及地方工作人员一行失联

### 4月1日

收到消息，确认失联人员遇难

### 4月2日

熊红军与村民运送6具英雄遗体返回立尔村

### 捡回来的命

38位汉子相拥而泣，释放着劫后余生的沉重，出生入死的悲怆。

终究没有绕过某个词某句话，哪怕尽量小心翼翼问出来，落在熊红军的心上，依旧万般沉重，重到他无力承受，任眼泪滚落。

围在他周围的汉子们，个个都被惹哭了一——黝黑脸庞上的尘土被打湿，经黧黑的双手一抹，更糊得厉害。这一刻，没人在意男儿有泪不轻弹，相拥而泣释放着劫后余生的沉重，出生入死的悲怆。

“感谢我的战友们，兄弟们！”“感谢熊书记，没有你，就没有我们！”“我们的命，是你捡回来的！”……眼泪和拥抱，在深沟下的雅砻江立尔村村委会——也是凉山州木里县大火前方指挥中心所在地，随处可见。

4月2日下午，木里县大火火势得到有效控制，明火全部扑灭，参与救援抢险的当地37个村民，在雅砻江镇挂职副镇长熊红军的带领下，全部安全下山。停放在此近4天3夜的摩托车，终于等到主人们归来。

同事、朋友们的关心询问，打开了38个人的情感闸门，让他们把困守在火场的患难与共、兵荒马乱，还有目睹火海吞没英雄的震荡，一吐为快。

### 看不见的险

森林大火的危险藏在看不见的地方，就像潜伏丛林的猛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扑过来。

短暂停留后，38人匆匆往各自的家里赶。“失联”4天3夜，家是最迫切的需要。

回到镇政府大院，熊红军的“家”是一间办公室改造的单人宿舍。作为凉山州脱贫攻坚综合帮扶队成员，来自遂宁市的他，最近3年都会安“家”在此。

电话，是他“回家”的方式。一声“喂”才说出口，熊红军的肩头便开始抽动，哽咽细语，远远诉不尽那些生死瞬间。

“接到火情的时候正在吃晚饭。”努力调整情绪，熊红军回忆道，临行前，“饭友”敬他一杯酒，笑说是“壮行酒”。

除了一个对讲机，和一番老镇长嘱咐的灭火经验，熊红军什么也没带，就“无知无畏”地跟着村民上山了。“对森林起火没有概念，那座山也是第一次去。”

3月30日晚上8点半出发，到靠近第一处火源时，已经是第二天清晨。灭火的效果很明显，熊红军甚至有种“原来这就是打火”的轻松感。然而，当浓烟突然从山腰袭来，熊红军才意识到，危险藏在看不见的地方，就像潜伏丛林的猛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扑过来，“应该有更大的火源”。

从零星火点到滚滚浓烟，38人与火经过数次“进——退——进”的比拼后，31日午后时分，众人被逼退到了一处山脊，“那个时候，人都很累了，食物补给也不够了。”

### 飞一般的火

“不到10秒，原本离我们很远的烟，就变成了火烧过来。”

目之所及的浓烟一度让熊红军无措，但又不能坐以待毙。“还是让大家继续砍树挖沟，就在我们脚下的位置。”这种惯用的阻隔火源的方法，大家试了一阵，就不忍心继续，“感觉离火源中心远，心疼白白砍了树。”

对脚下的土地，每个人都饱含深情，赖以生计的松茸在山里生长，“这是我们的粮食山，我们靠山吃山。”熊红军感同身受，他把目光紧紧锁在火场西侧的山脊上，“至少要保住那边别再烧过去了。”

退后坚守的这个时刻，木里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杨达瓦也赶到了火场附近，与熊红军等人的交集，围绕如何灭火展开。熊红军记得杨达瓦的心切，“他恨不得立刻往火场去。”

商议过后，杨达瓦与一队消防队员径直赶往火场去了。熊红军随后带着村民往西侧向火场靠近。“其间我还对讲机问他，他们到哪里了，我们是不是继续往前。”

爆燃似乎没有任何预兆。行进中的熊红军只听得突然耳后有“砰砰”爆响声，有人说垮山了，有人说烧竹子了。话音未落，众人只感觉眼前一阵炫目，火焰像巨大的弯刀，朝大家飞了过来。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熊红军冲着对讲机大喊四声，拔腿就跑，只觉得脚底一阵火烧火燎，“不到10秒，原本离我们很远的烟，就变成了火烧过来。”

### 生死间的念

心同此想，此时支撑着村民逃生的，也都是家人，“不在了，家就垮了。”

一个村民瞬间便陷入火舌中，好在他快速挣脱，紧跟着熊红军跑开了。没有路，没有方向，在灌木里，荆棘丛里，所有人不顾一切往前冲。“跑的时候，也回头瞄，一片火海。”大约2个小时后，众人才慢下脚步。

9岁的女儿，持家的妻子，跌跌撞撞向前奔跑的时候，熊红军的脑子里，全是她们——“不能死。”心同此想，此时支撑着村民逃生的，也都是家人，“我们都是顶梁柱，不在了，家就垮了。”

左奔右突了大约5个小时，熊红军终于感到体力不支，两个村民慢下节奏等他，扶他。劫后余生的38个人，总算齐齐整整退回此前坚守的山脊。

杨达瓦和消防官兵失联的消息，31日晚间传到了熊红军耳朵里。“当时只觉得他们是像我们一样，跑开了，跑远了，还在找路回来。”尽管刚经历了逃生的惊心动魄，他依然无法把死亡与那片火海联系起来，或者说，拒绝。

4月1日，协助搜救的任务落到自己和村民身上，熊红军终于肯接受发生了什么。“他们就被吞在（火海）里面，如果我们不是晚了一点……”



### 对1话 再忆火海夺命 “如果他们能晚一点， 能慢一步……”

●上山前，都做了哪些准备？

熊红军：我之前对森林大火完全不了解，其实算是什么也没有准备，不管吃的、穿的，还是用的，几乎都没带，也没有想过会一去就是4天3夜。

●哪一刻让你意识到，森林大火与想象的不一樣？

熊红军：应该是灭了一处火源后，突然又有浓烟从下面冒上来，很快呼吸都感到困难时。

●有没有什么时候让你觉得离死亡很近？

熊红军：有两次。第一次是爆燃那会儿，火海吞掉30个战友的生命，我们不顾一切逃命的时候。后来我们队伍里的一个村民说，为了活命，他还用尿打湿手绢捂住嘴。第二次，是在搜救战友遗体时，烧过之后的山体感觉都是松的，每踩一脚就有石头哗哗滚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砸死。

●大火吞没同伴，当时和事后的心情能回忆吗？

熊红军：爆燃发生那个时刻，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会牺牲，哪怕后来听说失联，我也觉得只是“迷路”了。确认消息后，总不停地想，如果他们能晚一点，能慢一步……

●在火场4天3夜那么艰难都没有流过泪，为什么下山后38个人会抱在一起哭？

熊红军：确实是无法控制，这和我的性格也有关系吧。而大家是一起经历过生死的兄弟，感情积压也很久吧。我没有带任何东西上山，晚上睡觉是另外一个村民把睡袋分给我，我俩裹在一起，可以说睡觉的时候是双腿冷得发抖，但心暖得火热。

### 搜救者照片还原火灾现场 一脚踩下去 鞋就陷进灰里了



大火过后，触目惊心。

4月3日，当地参与救火工作的村民阿金（化名），用照片向记者展示了火灾现场的情况。在他提供的照片中，火灾现场树木全被烧焦，满目黑灰色。

阿金是雅砻江镇中铺子村的村民，火灾发生后的第二天（3月31日），他和同村村民参与了此次救援。

4月1日上午，本该上山灭火的他们，得知有人遇难的消息。同时，他们也获得了新的任务：搜救遇难者。他回忆，火灾发生时，山和地都是黑的，就像我们烧火烧出来的那个灰一样。“树烧得黑黢黢的，全烧完了，一点新鲜的都没有了。”

他说，现场地势很陡，没上过山的人根本走不动。山上没路，草、树全都烧光了，地上都是灰，扑火队员走着都很吃力。一脚踩下去，鞋就陷进灰里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肖洋 徐湘东



封面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新资讯